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五百九十七 集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一

禮記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朱子曰言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要足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

真德秀曰曲禮一篇為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

為曲禮之首葢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内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修身治國之道畧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

臣謹按敬者一心之主萬理之根修身之要為政之本聖賢之所以為學帝王之所以為治未有外乎此者毋不敬則内焉五性以敬而全外焉九容

以敬而正成諸百行以敬而無所不純措諸萬事以敬而無所不當實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其徵諸一身與萬物相接者莫要於容貌辭氣儼乎若思斯敬形於貌而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由是以主敬之心思入天下之民之身家性命曲謀其安全以居敬之貌言感天下之民之血氣心知同歸於寧謐而在君子以敬作所之心則雖儼若思猶恐或愆於儀而德容不

足以為民表則雖安定辭猶恐或愆於言而德音不足以為民訓則雖斯民舉安猶恐一夫不獲而深予辜之懼故其求安於已安之中彌凛馭朽彌畏民碞兢兢業業於無窮而為斯民錫福錫保者總以一敬為終始再以其見於帝王之政聖賢之言者驗之堯欽明而致時雍舜温恭而臻風動禹祗台而成允治湯以聖敬式九圍文以敬止歌孔邇武以敬勝頌永清孔子謂修已以敬而安人安

百姓子思謂篤恭而天下平程子謂上下一於恭
敬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此皆以敬致安後先相
同之旨也至若顔子之不惰曾子之日省子思戒
愼恐懼孟子之持其志求放心程子主一之謂敬
無適之謂一又言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朱子敬箴
謂當事而存靡他其適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動靜
弗違表裏交正諸儒用力於敬各言所得實於毋
不敬之一言互相發焉篇首凡四言而舉内聖外

王之學天德王道之全無不畢具宜朱子以為古經之言乎

禮記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監察御史臣柴潮生

臣謹按敬者德之聚也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權輿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蓋敬則志氣肅志氣肅則清明生清明生則百志熙矣發為德容而儼若思發為德音而安定辭於以安人安百姓不難矣故詩以思無邪一言而蔽三百之全禮以毋不

敬一言而冒四十九篇之旨良有以也間嘗稽攷經史聖王哲后所以自持於身心之地而古大臣之孜孜贊贊所以陳善於君者千載而下如將見之堯之聖神文武而史臣頌其德者首言欽舜之重華協帝而史臣敘其德者備言恭禹祗德而文命以敷湯日躋而九圍以式文敬止武敬勝成王敬毖創業守成卜世久遠此以見生安異質性反殊途而德性之淵涵學問之懋勉存心勅躬用人

行政未有不本於此者建元中董仲舒對策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王心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唐太宗曰朕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宋孝宗時朱熹入對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邪則

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滞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惟所欲為無不如志矣由此觀之自古聖君賢臣一堂咨儆莫不本此以勅幾康以惇治化者誠有見於敬與肆不容並立出此入彼即人心道心之爭於片念而判於幾微也是以人無衆寡事無小大存之心者必謹毖而勿敢忽本諸身者必寅畏而無敢疎凡出入起居寢興食息自

至纖至悉以及班朝莅官理財用人體國經野之大始之終之無不載之以兢惕而處之以祇懼則一心有主萬善同歸邁三代纘唐虞胥於是乎基之矣又何漢唐宋之足云哉

禮記

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

給事中臣程盛修

臣謹按人主所與共天下者賢才也賢才為天下之公物而非己之所得私亦必愜天下之公心而非己之所得與古帝王名器之重登進之審其難其慎之衷實有如不得已焉者虞廷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車服以庸九官十二牧濟濟師師亮工熙績夫以聖人為之君又得聖人為之佐何難高下在心取舍任意猶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反覆諮詢期於允當況其下此者乎故論辯而使不輕使也任事而爵不輕爵也位定而禄不輕禄也所為寛之以程期俟之以歲月試之以盤根錯節豈故為是委曲繁重也哉不如此則人才不出而九重之上奔走天下之豪傑而服其心招徠天下之俊

良而鼓其氣未有不於始進之時為兢兢者夫詔爵授糈而一人悅不如登明選公而千萬人悅升於雲霄之上而身受者逾分不如拔之儔伍之中而遴聽者饜心爵人於朝與士共之此物此志也或曰破格之舉可間行乎破格者所以待英才也宇宙之大英才有幾與其破格而長僥倖之風不若循例而養恬靜之氣古來唐太宗之用馬周破格之最善者而不善用之則三科武舉驟升司諫

其流弊可勝言哉是故一歲九遷四時仕宦非史冊之美談也使貪使詐采葑采菲亦權宜之偶見也朝進一人焉而天下知其進之故暮退一人焉而天下知其退之故進而復退焉天下不以退為枉退而復進焉天下不以進為嫌慎之至公之至矣人主爵賞予奪一本於天天命有德五服五章非一人意見所得與左右未可諸大夫未可以獨斷致其精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以兼聽收其益如

是而賢才不日蒸日盛以馴致明良喜起之休者
未之有也

禮記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

編修臣丁一燾

漢鄭康成曰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

臣謹按聖王治天下在厚民之風俗而風俗之厚薄徵於民之好惡夫一人端居法宮洗心於密制節謹度既有以清其源而發號施令六服承流陶

淑性情使風清俗美遠近之民無有敢作好惡者民氣必由是而醇矣然而天下之情偽知之不可以不周防之不可以不豫王制巡守之典所以諄諄如此也當夫制治之始期以同民風者教之大綱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賓客禮之大經則冠婚喪祭鄉飲酒士相見政之大體則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繫之以九兩任之以九職施之以十二教保息以養之本俗以安之荒政以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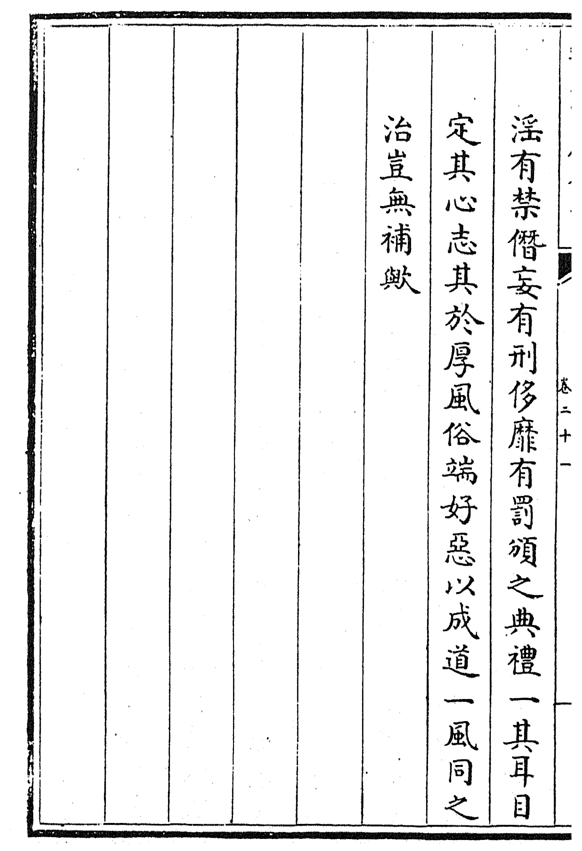
之勸則鄉三物以賓之懲則鄉八刑以糾之固足以養其和平俾謳歌樂利沐膏澤詠勤苦而雍雍以成俗若乃處百工於官府藏商賈於市廛而偽飾之禁在於民商工賈者各十有二其詳雖不可殫聞然如圭璧金璋命車命服犧牲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五穀果木禽獸魚鼈粥於市者各有其制至於命夫

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以防其趨利之漸故民之期於市者不過日用之恒需無奇技淫巧以蕩其心則好惡之邪何自而啟哉然而民風者趨時而漸變者也好惡者悅異而思遷者也聖王巡守之期必欲有以觀之而陳詩則命太師納賈則命司市何也古之侯國皆有樂官而太師為之長其以六德為本六律為音而教六詩者厥為專職故其國之歌詩自國君以及卿士大夫田夫野

女之作均在焉爰命陳之或美或刺或志所忻或言所苦玩其發端即此可以見彼揆其含意因顯可以識微而託物感時又皆本於風土觀詩而民風瞭如指掌則得失可因是而正也司市之職主平市賈禁物靡結信以質劑取予以書契其賈或上下之因時或低昂之有定皆稽考所必周而有簿籍之足據故物之質者侈者好惡所尚則用之多寡因之多寡所趨則賈之低昂上下因之命之

納賈而民情可見志淫者好必僻而懲禁之法於是而施即奢靡之性因是而節由斯二者以觀而知聖王坊俗於未染遏淫於至豫其慮民良深遠也夫采蔺驅獸其始必有所由倡而積久寖以成國俗錦繡被牆其奢必有所自開而衆情踵以相矜尚使當陳詩納賈之日甫開而即禁豈其至此哉抑臣觀三代而後漢治猶為近古漢史所載張堪守漁陽其童謠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

政樂不可支岑熙守東郡其民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是亦民風之形於詩者也龔遂以儉約率渤海帶刀者使賣刀買牛帶劍者使賣劍買犢由是侈俗漸移而郡中有蓄積是其轉移交易亦好惡之可徵於市賈者也然則欲觀民者雖無太師之陳詩市司之納賈如以風俗人心為先務稗官野史必絕其書淫詞艶曲必革其俗省察其登市之物奇



淫有禁僭妄有刑侈靡有罰頒之典禮一其耳目定其心志其於厚風俗端好惡以成道一風同之治豈無補歟

禮記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給事中臣馬宏琦

臣謹按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安危係焉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其屬有職內有職歲有職幣總之以司會掌之

以司書凡以惜民財經國計下以制有司俾不得擅取上以約王后世子俾不得過用也而其要不外乎量入為出之一言葢國家事緒日繁歲出之數恒有增而無減而年穀豐耗不一歲入之數恒有減而無增使非通乎盈虛消息而為久遠計將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之出豐年無事雖若可以粗安而歉歲則必至於束手矣又其下者用之不給取之益多取之益多則財殫民病而國亦隨之

矣所以冢宰制用而必準之以三十年之通蓋其所規者遠而不求近利常使三年餘一九年餘三積之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雖有凶旱水溢而儲備有餘可以補賑貸之所不足此堯湯所以九年水七年旱而野無捐瘠國無乏用也後世廢井田定額賦罄天下歲杪之所入大半以之養兵而其他經費又遞增遞益而未有已於是常賦之外別營私財以待用如漢有大農而復有少府水衡唐

有轉運度支而復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此皆制國用之權不一操之於冢宰加以年穀不登兵戈擾攘司計之臣四顧無措於是告緡算舟車借商稅間架以及經總制錢一切罔民取利之具無所不為而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矣夫國家當剏造之初君若臣閔物力之艱難莫不約取縮用以期無乏之承平既久府庫充溢豐亨豫大之說起遂舉累代累歲之所積不數年而

耗之然則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可為千古積貯備荒之法而侈心一生出入無準即三十年之經營有一旦掃地耳是以量入為出者經國不易之方而戒侈靡謹節度俾冢宰得以舉其職而無或旁有以撓之則仍視乎主德之恭儉云

禮記

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侍講學士臣任啟運

鄭康成曰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為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也

孔穎達曰鄭註給謂給百官賓客及民人為謂造

國家器物

李覯曰先王治田蕩之以溝均之以遂足以禦凶旱舍之以列寫之以澮足以禦水溢而猶恃九年之蓄待天災之盡也

馬端臨曰預備不虞古之善政凶旱水溢天變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人力也人力備則可以應天災

陳祥道曰王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雖水旱而民

無菜色天子日舉以樂豈不宜哉

臣謹按民為邦本而食為民天古有云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再食則饑饑寒交迫於身而尚能無為非者蓋寡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故王者誠欲惠安元元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非有以經治其所重不可夫自古人君亦何嘗不以民食為重而汲汲於足民第不深察乎民足之所自來而徒為一時之補救

若漢武移江南下巴蜀之粟以救江陵唐西都不稔迺幸東都雖於目前不無少濟然蠲賑不繼旋見潰敗則孰若三十年之通先有以預使民足之為計得哉嘗考金穰木饑天行自有定數然古者雖有不為災誠以政之為豫備者至詳且悉也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三農生九穀其首重也他若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嬪婦治絲枲臣妾斂疏材閒民轉移執事蓋如是則生財之道迺備而又可

無坐耗之虞若夫祭祀賓客羞服以及匪頒好用則又定以九式雖曰惟王不會而要統於太宰有不如式太宰得以均節之毋或有濫費也而猶恐九職之民或不勤於職故國語曰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而猶恐其或侈於用故上下畀服老少異粮五十始衣帛七十始食肉詩曰采荼薪樗食我農夫言老者則食以甘旨也又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書曰厥父母慶洗腆用酒

故羣飲有誅當其時內外男女各修其職各安其分珠玉錦繡不粥于市衣服飲食不粥于市民生不見靡麗之可悅而左道亂政者殺無妖淫邪誕之說鼓惑其間以故太和洋溢戾疾不作自無水旱間有水旱而荒政十有二條不過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而已初何嘗有岌然不終日之慮而孜孜焉議蠲議賑為哉故餘三餘九誠根本之至計而足民之

善道也夫後代之天下猶古之天下後代之地利猶古之地利然一遇歉歲民或不聊生者何歟晁錯云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其在漢時有然抑或不僅漢時有然歟冀之北土唐虞夏殷之都也邠岐豐鎬周之所興關中乃所稱天府之國而古之雍冀多富農今之山陝多富賈其名為農者耕耘收穫之法大抵鹵莽滅裂曾不若江南之惰農其婦女都無事事

故耕桑沃壤半棄為石田矣臣愚嘗以為西北之民宜先使盡地利古溝洫經緯之法誠不易復但勸民自為溝塘其所開地即除田賦改塘賦大約塘方一畒可濟禾十畒得利多而相效者衆則溝渠備而水旱無虞水旱無虞則田事日興而逐末者將漸返而歸農又其餘荒棄之地聽民闢墾樹藝不收其賦則民更無不踴躍而趨赴者然後簡其善農者若古力田之科優其給使教耕耨有成

效則畀之官若古田畯之職記曰山林藪澤民有能取蔬食者野虞教道之是可倣而行也至若江以南地利未嘗不盡農事未嘗不精然一讌之費動踰錢十千鄉里婦女必曳羅綺以為容或一婚而費百金者有之或一葬而費百金者有之十室之里歲必棃園演劇名為酬神罄一夫力作之入而不償也畀一土木神像周走阡陌閭巷旌旗綵服綿亘數十舍謂之香會罄十夫力作之入而不

償也遇有疾病則師巫起而蠱之牲牢酒醴之費更或積數歲之穫而不償也又安能尚有餘蓄哉故凡冠昏喪祭服食器用經制宜定而邪說淫祀尤所宜禁止者也大學言生衆食寡為疾用舒蓋生財之道不外於開其源而節其流孟子言易田疇薄稅斂又言食以時用以禮意亦與大學無異

臣故反覆推求餘三餘九之所自來而知古今無異民則古今亦斷無異治且即制國用之一端而

王政之大全固已隱括於其中非徒以誇詡盛世豐亨悅豫之象已也不然一出入之節一贏餘之數凡彼悉心會計者綽乎能之而胡為以冢宰與持籌之事且以為天子憂樂之所係哉憂以天下乃能樂以天下而聖人之憂民有不沾沾於目前者葢如此

禮記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編修臣蔡新

臣謹按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民食為先者然使必解衣推食家給而人賜之雖堯舜猶病是故順天之道因地之利導民之

力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考之周禮如散利薄征振窮恤民諸政非不盡善然其取於不匱之府藏於不涸之源者則莫如餘一餘三之可恃也或謂三代以前民無甚貧亦無甚富終歲勤動僅足供一家之食亦焉得人人而有餘一餘三之積乎臣謹稽之古制按之當今之則約畧計之而知其不誣也周制六尺為步步百為畮一夫受田百畝程子以為當宋之四十餘畮若以周尺計之為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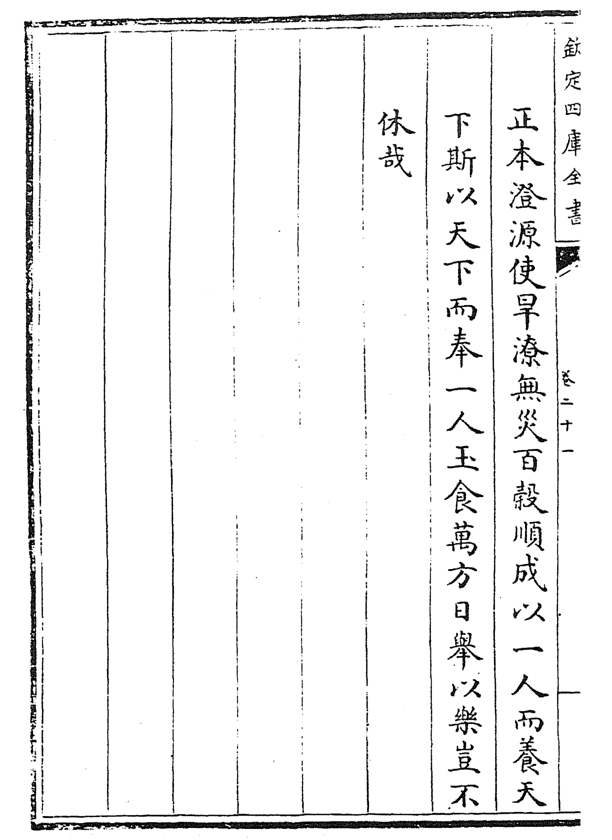
二十餘畞歲可得穀五六十石此其入數也周禮民食月自二鬴以至四鬴今以八口之家計之日食米不過四升計歲食米為今之十有四石四斗穀數倍之為二十八石有奇此其食數也以所食之數準所入之數僅居其半而其時民俗儉樸布帛取之樹桑蔬菜取之園圃雞豚取之孳畜冠昏喪祭賓朋燕饗各有限制歲費不過十石計可餘穀三之一積至三年適敷一年之食此臣所謂以

今準古約略計之而知其必有者也或又謂三代之世地廣人稀後世田不加闢而戶口日增勢必不能臣又竊以為不然夫天地之所産自足以供天下之食以人數之漸多而疑天地之不給未可為定論也況自堯舜以至成周千有餘年聖君代作休養生息雖夏商之季亦不聞有殺戮攻戰之事文武成康繼之分田制産食時用禮男女以正婚姻以時不宜民數之尚少戰國以後秦項三國

六朝五季經數兵革不宜民數之較多也臣謹按王制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是大國地方百里為田萬井去三之一為六千三百井實五萬四百戶次國半之為二萬五千餘戶小國又半之為一萬二千餘戶成周盛時千七百餘國戶不下三四千萬雖有上地中地下地之殊一易不易再易之分未必地各為井井

各八家然概從減數大率亦不下三千萬此其可考者也兩漢極盛民數不過千六百七萬餘戶唐天寶十三載亦僅九百六萬九千餘戶即使隱匿逃亡詭寄脫漏概從增數亦不及二千萬由此觀之西周之世民數固不減於漢唐而自漢武拓地開疆以來土田又實浮於古也亦何人滿之足患哉誠使仁聖之君念稼穡之艱難思民生之不易力圖邦本深計治安遊惰何以復業貧富何以相

通田野闢矣而穀何以不加裕年歲登矣而戶何以少葢藏溝渠畎澮之不修沃壤亦等於石田也吉凶賓嘉之無等多藏可至於立匱也官吏知催科而忘撫字則胥役皆耕耘之擾也小民輕菽粟而重金錢則膏腴亦別種是圖也其當寬以示教者則如月吉布令正歲讀法而不為迂其當嚴以示罰者則如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征而不為刻因地制宜隨方立政而又清心節用



正本澄源使旱潦無災百穀順成以一人而養天下斯以天下而奉一人玉食萬方日舉以樂豈不休哉

禮記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左諭德臣嵇璜

徐師曾曰度地居民則既無虛曠之土每夫受田故亦無游惰之民為之難故食之有節為之疾故事以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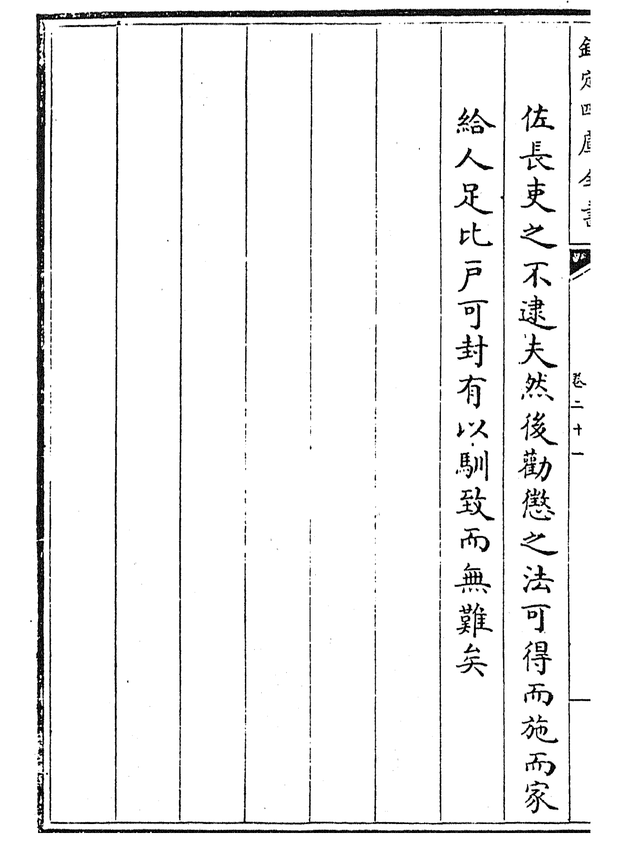
臣謹按孟子論制民之産必使俯仰無憂豐凶咸

足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戴記此條實相發明蓋王者建國君民固以教學為先然民生未遂則教化不可得而施是以虞書三事先正德而利用厚生次之者從其重也洪範八政先食貨而賓師次之者循其序也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特先定其規模耳至土之所以無曠民之所以無游則有勞農勸相之實政焉是故孟春則命田舍東郊自是而後命司空修利隄防命野虞出行田原

命司徒循行縣鄙其所以勸之者如此其勤也惰游之服垂緌五寸周禮以圜土聚教罷民其所以懲之者如此其至也豈度地受田遂以畢吾事而無游曠之患乎食之有節也二鬴三鬴上為之定其制事之及時也毋作大事毋起土功上為之一其力凡民之所以得安其居秋毫皆上之賜也惻怛之愛忠利之教蓋己油然洽於民心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有非可以作而致之者夫然後因其機

而利導之本恒性而綏厥猷學之興也易矣不然則孟子所謂奚暇治禮義者學校雖設師儒雖置亦為文具而已安能致易俗移風之效哉臣又惟古今異宜南北異勢財成輔相之方有不可概施而例視者如每夫受田古之良法也井牧廢而此法已不可行勸懲之法如月令及周禮所載宜若可倣而行也然使冠蓋之使四出而園土之逮繫日衆又不免為閭閻之擾畎澮距川古人所為農

事之先資也今東南之水利不無湮淤若西北之地安能使復禹舊跡乎食時用禮古人所為恒足之至計也今西北之俗雖富而尤尚纎嗇東南之俗雖貧而仍事華靡示儉示禮豈可無適中之制以行之乎然則欲求民之安居樂業也誠莫先於足食足食誠莫先於勸農而勸農之道莫如責成郡縣欲責成郡縣必先寛其力而重其權使無困於簿書期會之繁至佐貳以下皆得各舉其職以



佐長吏之不逮夫然後勸懲之法可得而施而家

給人足比户可封有以馴致而無難矣

禮記

無游民

編修臣林枝春

朱子大學生財節註引呂氏語曰國無游民則生之者衆矣

臣謹按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人君富有四海豈無賄之患然聚人理財易著其訓則知理財云者理其在民之財而已欲理民財必使生財

國有游民耗財之大者也周禮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夫以轉移為事則職在轉移非謂先王之世風俗淳厚猶有閒居無事之民也若近世游民則不然華衣美食乃逸乃諺是國家一大蠹也即衣食不必華美而日用所需計不得不饑而食寒而衣也夫以農夫紅女竭終歲之力尚不足於供而安坐耗費之者且將數倍日侵月削其不交盡而俱困者希矣故曰國

有游民耗財之大者當峻其禁防者也抑又有說焉承平既久生齒益繁所以資生者利亦稍詘計農工商賈自食其力之外勢不能人益之田宅戶給以資本彼愚闇無能坐受窮困雖跡等偷安而情非得已則夫籌及纖悉導其窾要俾得所自養而不至於游又有存乎禁制之先者矣今國家幅幀既廣休養日隆直省內外分置司牧撫綏可謂有要然穀食財賄之數大抵合一省而較其出入

至於郡邑之中風氣迥殊情形各别因其勢而利導之使彼此不相謀而相合則未聞隨地分析而灼見其利病之源者夫大吏統轄或千里數千里地遠而勢難周若藩臬為錢穀刑名之總滙又不能躬歷田野則夫相土地之肥磽審民力之勤惰酌風俗之奢儉權物産之贏絀固守牧之責也誠使各諭守牧咨訪民依而委邑令專其任凡邑幾鄉幾里田幾等穀幾種宜桑與否藪澤林麓凡幾

處漁畋畜牧之利有幾麻枲果實之利有幾其比閭習尚何事女紅織作何等其懋遷於外者什之幾他邑來取給者什之幾悉躬親而目覩之勿猥勿遺書之於冊守牧簡稽虛實酌緩急輕重之序別為宜行宜罷論列於簡端每一郡州為一冊達於司農司農上之朝廷凡冊籍必精詳而簡要原委瞭然便於省覽如此則貧富之等贏絀之差可按籍以求而徐議其經畫之方矣自古迄今民情

土俗之不齊數十里而異數百里而大異非區分而界別之何以洞其精微而握其要領惟要領既得則經畫易施王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簡便易行之道惟使民得所養而他無滋擾焉夫守牧之吏知所上冊籍皆朝廷所欲講求而施行也皆將盡心以求民瘼而無敢苟且以從事知上所考課不外乎冊中論列之數事也必且率縣令以實力勸勞而不敢飾詐以求名數年之

內就其政績而殿最之而察吏之法亦備焉古之聖王垂拱巖廊慮周部屋如周禮職方所掌辨其人民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使同貫利胥是道也竊嘗思之守令者親民之吏守令與民不親則民隱不達人主不與守令親則無以宣上意而施實德於民如果定為章程凡守令所涖之土有利弊得以聞有設施得以告斯情意相通膏澤下究而游惰失業者寡矣大吏操表率之權

司牧奏循良之績上有實政則下有淳風此旋至立應之效也若慆淫匪彝舍其本業而坐耗民財者刑必及之勸懲並行驅率有道然後財用日足禮教可興矣

禮記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

給事中臣鄒一桂

陳澔曰此鄉學教民之法而大司徒則總其政令者也六禮七教八政皆道德之用道德則其體也體既一則風俗無不同矣篇末詳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也

臣謹按六禮即五禮也冠昏為嘉禮喪為凶禮祭為吉禮鄉者鄉飲鄉射鄉舉諸事相見如士相見皆賔禮不言軍者有發則徵於鄉司徒教之以車甲則軍禮固在鄉之中矣七教即五教長幼者兄弟之推賔客者朋友之類也八政即禮教中之等級隆殺虞帝時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者大略相似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别者五

方之械器有同有異度量有長短大小數制有多寡廣狹齊之不使有僭擬詭異之端也葢帝王御世必期於道一風同而風俗之同由於道德之一道德之一由於教民之法之詳而且切也五方風氣雖曰異宜習俗漸靡雖曰異染苟教之得其人而有其法未有不從欲而治者周禮大司徒掌邦教而九州六服則責之鄉大夫鄉大夫之下則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各掌其教治政令三年

而大比之拔其尤者而遐造焉道德一風俗同賢才出故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之州縣猶古之鄉大夫也而能教民者誰歟民間之自為教也童蒙就塾即讀四子書而灑掃應對之事不習稍長學舉子業而孝友睦婣之事不講庠序之内月吉讀法孟月糾戒之令缺無聞焉今之所謂教官者大率寒微憒髦尚不能月課其弟子而學政一官亦僅以歲科文字相校即偶有訓誨亦不能

及於百姓又安望其能化民也漢詔曰與我共此民者其良二千石乎夫親民之官衣食於是乎賴禮義於是乎興其不能教者必其不能養者也但教之法不可不詳泛然而教之曰爾為善民不知其何以善也曰爾無奢民不知其何以儉也大約民生日用相同者不過數大端冠昏喪祭鄉相見是也其倫類相處不外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而日用之最切者莫如飲食衣服而事

為異別度量數制各有貴賤之不同故六禮不修則民性流而不節七教不明則民德乖而不興八政不齊則僭忒而入於淫亂而凡所以修之明之齊之者皆以一其道德而同其風俗也散之為禮教政合之為道德精言之曰道德廣言之則為風俗道德體也禮教政用也風俗效也其歸一而已矣後世生齒日繁財用日乏而風俗日競奢靡即如冠昏喪祭富者以財相誇貧者無財坐廢有能

合乎禮者少矣且民之貧者衣食不足無所事為百工技藝好尚奇淫度量廣狹數制僭差牧民者過而不問見之若無覩也其視民風之厚薄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無所動於其心以至嚚凌詬誶骨月相戕干分犯上之事往往而作是誰之責哉王制一篇雖漢儒所作而歷舉三代之制可為後世法與周禮六官尚書周官相發明即其教民一節若仿而行之至治可期且以為三年考績

之據不亦信而可徵也歟

禮記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

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檢討臣張鵬翀

臣謹按王制所舉即周禮司徒三物賓興司馬論秀書升之法其自鄉里舉選以迄於論官授爵無不該備此成周得士之盛所為曠古獨隆也葢治天下以得人為先得人以養士為本士習者民風之倡也教化者廉耻之原也士必有耻而後可用則人才所從出必視乎教化之既深而廉耻之素

厲矣今天下學校林立教士之官選士之法視古綦備而士習有不古若者文具繁而臻效寡聲華盛而行實疏也科舉之學昔人嘗議其陋欲去之而復鄉舉里選然臣竊意鄉舉里選之人未必果優於科目也古之人材皆興於學校其品節次第之詳漸摩化導之法如王制所舉自選造以至授官皆有定論而無可僥倖故浮華矯飾之士不敢托足乎其間德行文學之美皆灼然見諸平素而

不待乎一日之考核一人之察舉也漢唐以來不務其本而求其末或取諸選舉或取諸制科雖德行才傑之士未嘗不出乎其中而謂可灼然有得而無失者舉未可信也無他教養不素豫而論士於一日之優絀取士於一人之察舉故也然謂考核察舉之未可信而欲求之鄉舉里選則草野悠悠之論遂足勝於明廷之薦剡掄才之鉅典乎浮華矯飾隨聲附和且不勝其弊矣故曰鄉舉里選

未必優於科目古今之勢異也然則養士於學校而取士於科舉固一定不可易之制而士習有不古若者特教養之未盡其實耳王制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葢免其繇役而養之學論秀而升無多人也今學校之士多者數百豈能盡養然補之廩膳固已養於鄉學矣貢入成均則已養於國學矣餘當察其甚貧者稍振業之如學田學壓之類有者量增無者酌給亦不致

大損經費也稍有産業者别為衿戶免其雜汎差役毋令有司折辱養其廉耻之原又擇其秀者養之書院餼廩之義塾毋使或濫則養之有素而教可施矣教士之官古所最重今或視同吏隱無所短長或老邁龍鍾莫能倡率揆其所自良亦有由古人四十强仕五十服官今廪生候貢約三十年又十餘年始得教職雖有强力已就衰矣任職十餘年始得俸滿亦未即得陞榮進之望既賒桑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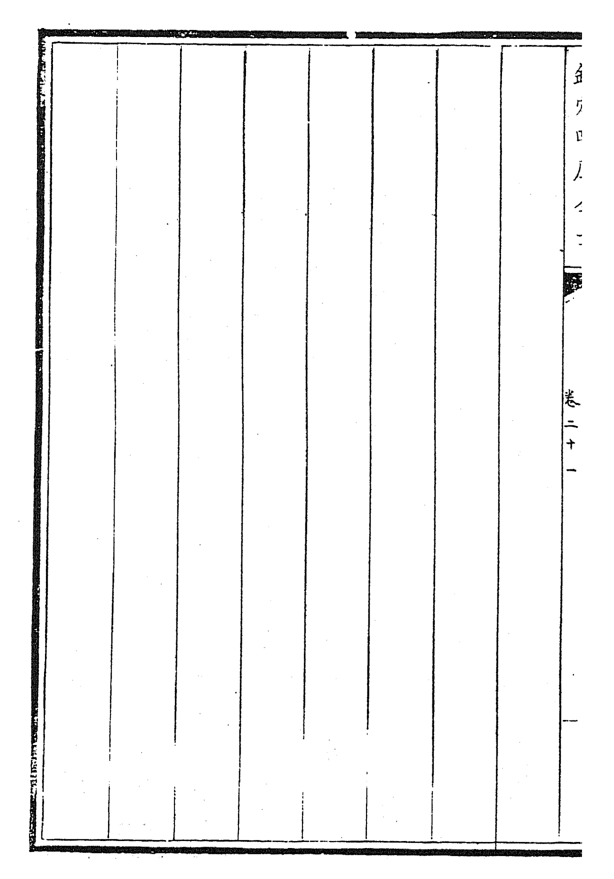
景又迫能不視蔭媮息者幾人用違其時殊可憫也似宜量減出貢受職之年俾無及耄令學臣時加體察年老不任職者榮以章服才德出衆者即為薦揚則人知自奮而教職修矣昔人有言學校非愛老憐貧之地教官是正己率物之身諸生是世道民生之賴誠能一洗積習大宏教育之規明經學正彝倫與書院義學之長交相引掖而學臣提挈其綱薫陶既久學業漸醇試以文藝必不為

浮游無實之詞察以行能必不為空疎無用之學可以膺選舉可以光制科奚患無實學眞才供國家公卿岳牧之用乎且制科之中未嘗不備選舉之法也第積久而漸失其實耳今自應童子試以上例取廩生保結兩隣甘結五童互結近復設五生互結其結也曰身家並無違礙並無刑喪過犯無違礙無過犯而後得與於試則行檢不修鄉里指摘之人其不得與於試也明矣如果鄉黨有公

議學校有公評違犯教條罪及保結孰敢不濯磨砥礪自進於功名之路乎至於試士條例先以經書欲其根柢實學次以表判策問欲其通達古今核實學以辨眞才原可萬世無弊科舉之弊非法弊也文具而或失其實也保結雖具徒糜紙墨而已題問雖多所重不過二三餘皆得備擬抄襲如春秋一經備題滿百已無遺漏此為經義何易如之誠能一洗拘攣之習而務求其實寛以養士嚴

以程材庶幾實學奮興眞才輩出矣至
殿試對策乃人臣進身之始前代多以直言為尚近
來泥於成格限於字數共習為對偶軟熟之調臣
竊陋之宜復漢唐對策體製勿拘長短對偶字數
多寡及字畫工拙俾直抒素蘊進呈
睿覽親定甲乙以宏忠讜之風是即虞廷敷奏以言周
官論辨官材之實也我
朝重熙累洽正當人文極盛之會拔茅連茹朝野同

慶臣竊謂風會當極盛之際不可不防其流則科
舉學校之規必務加振刷以杜僥倖之門登明選
公庶可萬世無弊養賢之效即致治之實也臣謹
以說經之次究極言之伏冀
聖明俯賜裁擇



禮記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編修臣馮秉仁

臣謹按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是以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太學之制由來尚矣粤稽有虞氏太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夏后氏太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殷則有左學右學之

分周則有東膠虞庠之别各代之命名不一而其
承師問道之旨總以崇孝弟之風鼓文明之化牖
民成俗以為國家儲有用之器夫禮樂詩書古先
哲王本精一執中之義準陰陽二氣之符為之提
綱晰類以立不刊之典其在於人則無貴無賤咸
有一日不可偏廢者故夫詩以言志書以達政禮
樂以節性而陶情學者自離經辨志而後由小成
以造大成不能舍是而别就夫範圍亦莫能越教

而遽希夫蹤等則樂正之所係不綦重哉夫是以就入德而言名曰四術就垂訓而言著為四教而於造士之用謂之曰順者其即春夏秋冬之序所為承天之道以育物者乎顧秋主斂而禮以立體春主散而樂以導和夏宜條暢而詩以爕其菁冬主嚴凝而書以核其實四術四教之配乎四時固有然者而文王世子不曰春誦夏絃乎於此見四者之並行不悖原無棄此習彼之説而立教者恐

凌躐而無序且倚重而偏輕也故表而誌之以為
力學者示之的云 臣嘗考其制而論之周禮大司
樂職掌夫成均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保氏有六藝
之教師氏有三德三行之司造士之法蔑乎上矣
降及後世良法代新而各重其典教之寄漢興未
遑庠序之事武帝立趙綰王臧首明儒學逮及太
乙之校石渠建武之拜桓榮時論盛之至唐貞觀
初舉太學設弘文館崇文館一時就學者及外裔

之子弟迄龍朔開元之間休風未墜然典教者如瀛洲學士之選及馬褚諸人相繼而作其資格可不謂嚴乎至有宋若安定之經義治事汝南之呂明洛學新安之正心誠意百世而下奉為典則典教者之得人其所係為何如夫郅隆之世彬彬文物海宇向風萬邦黎獻胥挾策觀光以遂其學古入官之志孰非詩書禮樂之化所感奮而興起者而正恐學校之制相延日久漸至奔競之風勝忠

信之俗違徒為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則旹典教者之失也夫善歌而後可以使人繼聲善教而後足以使人繼志惟以司馬三升之法即以定樂正課最之程則勤惰判而優劣分是非公而勸懲著將善人多而師道益立矣行見詩書禮樂之風漸被暨訖其所以紹唐虞三代之隆而駕乎漢唐宋之上者具在斯乎

禮記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監察御史臣鍾衡

鄭康成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

孔穎達曰術者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謂之術鄭以經言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互言之者春教樂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遂其陰陽以為偏主耳

陳澔曰文王世子言春誦夏弦與此不同者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棄彼

而習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

可教禮樂也

臣謹按先王之世所以造就多士者有其人有其

術有其時人者何樂正是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

之法以教國子自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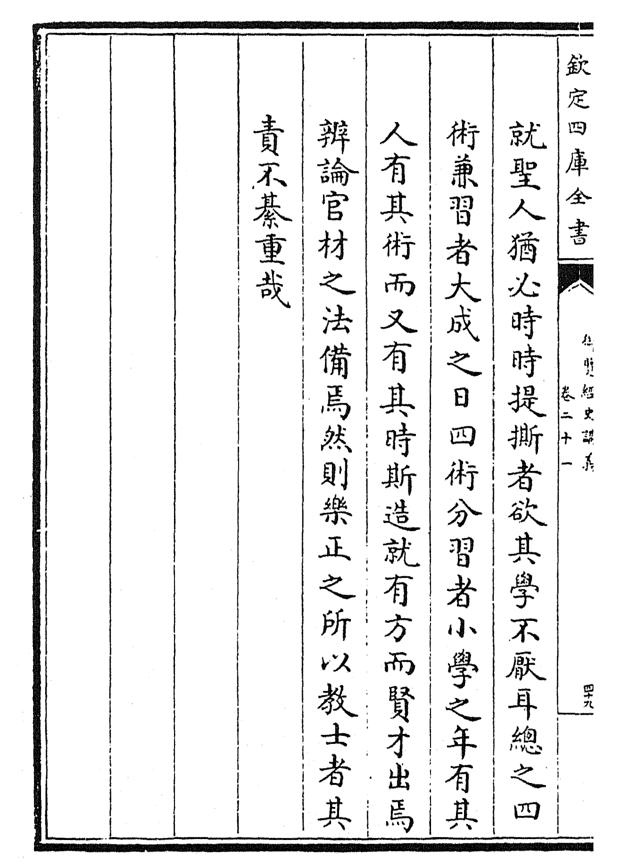
之俊選皆與焉書傳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

學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鄉人當與餘子

同其說備矣術者何詩書禮樂是也詩理性情書

道政事禮謹節文樂備聲歌四者缺一不可是人人共由之路所謂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者也時者何春秋冬夏是也凡習業各視其時之所宜春夏陽也陽氣發舒春教樂樂為和平之音夏教詩詩有温厚之旨均主於發舒也秋冬陰也陰氣斂藏秋教禮禮為嚴凝之體冬教書書有駿肅之意均主於斂藏也文王世子篇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鄭註干戈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用安静之

時學之其義正與此同又春誦夏弦註云誦謂歌樂弦謂以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四時分習其說一也先王立制必如此區分類別者業專則精功紛則雜也再按内則篇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學禮可見初學入德之始方按年之長幼以定學之次序豈有樂正教國子而不隨時立教者哉或謂詩書執禮聖人雅言之教斷無四時各習一經之理不知聖門弟子學業成



就聖人猶必時時提撕者欲其學不厭耳總之四術兼習者大成之日四術分習者小學之年有其人有其術而又有其時斯造就有方而賢才出焉辨論官材之法備焉然則樂正之所以教士者其責不綦重哉

禮記

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監察御史臣孫灝

陳澔曰明視聽而察之於辭色之間忠愛惻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庶可以盡得其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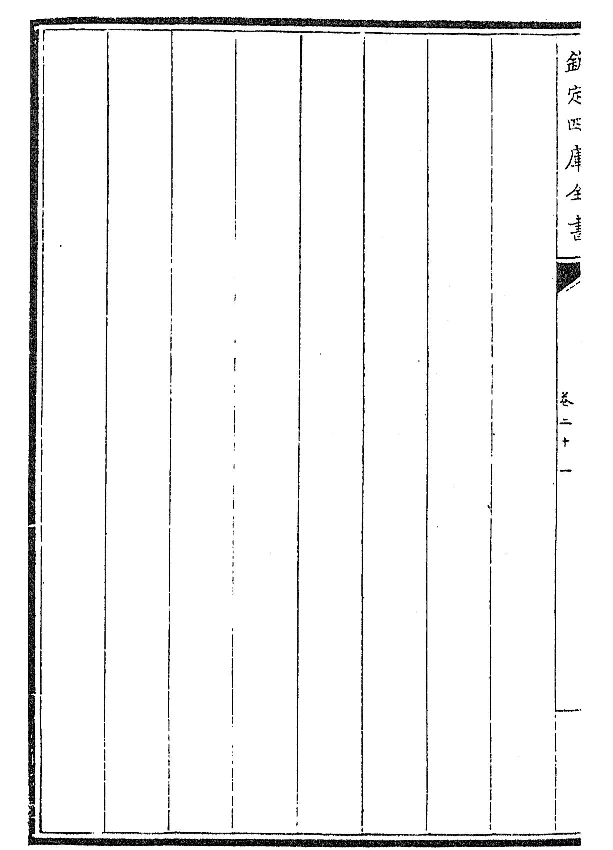
臣謹按王制言聽五刑之訟而曰悉其聰明即辭聽色聽之類是也致其忠愛即哀矜勿喜之意也自古明慎用刑之原無若此兩言之曲而盡者誠

以凡獄之成必有其情情之匿而難窺者可察之以知情之屈而自獻者必感之以仁非聰明無以燭詐諼之變而擊斷之能不與焉非忠愛無以存惻隱之公而姑息之恩不與焉聰明者其明也忠愛則誠而已矣明則物無遁情而誠則可以動物如是而獄之情盡治獄之道亦盡矣抑是二者尤以忠愛為本乎明不出於誠則明非其明矣若夫誠則未有不明者也此以見忠信之長慈惠之師

其決獄必神又以見譸張為幻終不能逞於仁人君子之前而俗吏不察顧操之以一切之法者謬也且夫獄必定於初情而法莫詳於始讞彼其先不明不誠既已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後雖有明察寛恕之才其孰從而辨之漢景帝詔云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夫讞於廷尉者特獄辭而已其析律不當用法不平固有察之於辭而得其疑者然必不能察之於無疑之辭而得其

情苟察之於無疑之辭而不得其疑斯獄定矣然亦安知不有如路温舒之言捶楚之下何求不得也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有餘辜也此最足痛也天下歲斷獄千百廷平之官不過數輩而有司之賢不肖者紛然不齊也故夫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云云者小大之吏宜何如盡心焉虞舜之命刑官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周書立政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

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曰欽恤曰敬慎而至誠惻怛之隱自流貫乎其中是又忠愛之本而聰明之用所從出也夫



禮記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給事中臣吳元安

臣謹按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令以通節財賄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始竊疑為繁瑣委曲無當於治迄今思之而知其杜塞奢僭也微培養世風也厚維持教化也深使民日撙節愛養而不自知蓋習俗之敦醇成於人心之樸素人心之樸素由於淫巧之不滋淫巧之不滋在乎務本而崇

儉而其所以蕩節儉之源開淫巧之漸鑿樸素之心壞敦醇之化者其端一啟於市且夫市之日趨於偽也亦其勢不得不然何則五都之市百貨紛陳有一弗備者弗售也有一弗精者弗售也備矣精矣有一弗異弗新者弗售也所以奸商蠹賈窮極其耳目心思爭萬物之先以為必售之技彼徒知利之所在故趨之遑恤其他哉聖王預燭夫流弊之所極故設為厲禁以坊之欲民之尚樸也故

有金璧圭璋錦文珠玉之禁欲民之安分也故有戎器兵車之禁欲民之勿騖於邪也故有姦色亂正色之禁至於命服命車宗廟之器原非士庶之家所宜有其禁之也固當若夫布帛五穀果實林木禽獸魚鱉之屬此固民間日用之需耳其精粗長短大小廣狹之故似可聽民之自便而必斤斤於中度中數中量中伐中殺者何哉聖王曰天地之生財有數諸生之攻取日煩使不嚴為之禁以

防之吾恐滋斯人之嗜好以重斁天產也臣觀聖王之世有一人必責以一人之事治一事始食一事之報故閭師之職曰凡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皆以耻不勉也而閒民之以屬游飲食於市孰非司虣之所禁者若以游手無業之民操貲入市即可以免於饑寒民亦何苦而不趨於逸樂哉此衣服飲食不粥之微意而即為謹民財之一端歟雖然此特其末

馬爾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誠使人君躬行節儉以風厲天下焚雉頭之裘却千里之駿惜中民十家之産不貴異物而貴用物不寶金玉而寶菽粟下逮三事大夫時凛素絲之節世家貴族恪遵由禮之風豈必待命市納賈而始知民之好惡無偏哉如是而奇麗之源不絶淫巧之風不熄奢僭之習不革樸素之俗不成者則臣未

之敢信夫古者前朝而後市誠重其事也豈獨王制為然耶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王泰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五百九十八 集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二

編修臣陸嘉穎

禮記

盛德在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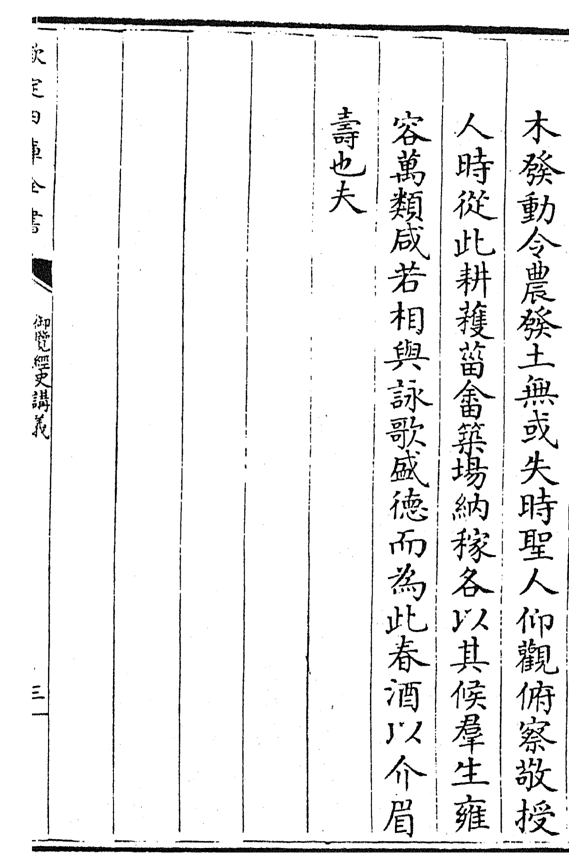
孔穎達曰天以覆蓋生民為德春則為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

臣謹按造化之運行循環旋轉惟春則在寅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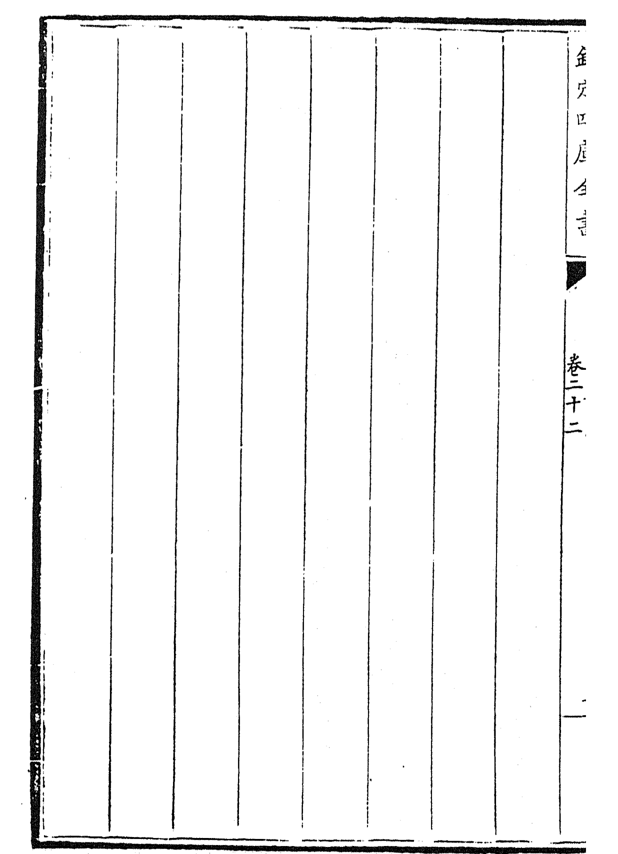
歲之始天道發育之意於焉洩其機緘而五行之序有合於生物之心此月令於天子迎春之事有盛德在木之說也今夫上天之德廣矣大矣天運四時總以生成萬物為功者也生物之始曰元於時則為春生物之通曰亨於時則為夏生物之遂曰利於時則為秋生物之成曰貞於時則為冬四時之推移各自運行而無錯雜而獨春之為德也與冬相交接貞下起元天地交而二氣通於卦為

泰自子至寅三陽生而三才之道咸備夫然後夏長秋收冬藏遞為乘除而萬物生息於不窮是葢天有元亨利貞之四德而元無不統因之有春夏秋冬之四序而春生之氣無不統也其為盛德固有然者若夫仁主春生東方木也易繫辭曰萬物出乎震公羊疏曰陽氣施生愛利之道是則春者養生之首木於是乎暢茂焉嘗以五行論之有以水火木金土言者行之序也有以木火土金水言

者生之序也盖木生於河圖天三之位専屬陽而
其行於春也亦為陽陽之發達於木有定質焉月
令之言盛德固取其相生以著春令之發生云爾
且夫天運四時以生成萬物君子法五常以教化
於人上而朝廷百官下而農工商賈大而禮樂兵
刑微而法令品式何一非順時者方春之日其位
居東取義於木尤為人事所肇始覆盖生民之德
於焉日新矣吕氏春秋曰太簇之月陽氣始生草



木發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聖人仰觀俯察敬授人時從此耕穫菑畬築場納稼各以其候羣生雍容萬類咸若相與詠歌盛德而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也夫



禮記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

監察御史臣馬熼

鄭註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太微之帝也元辰蓋郊後吉亥也耒耜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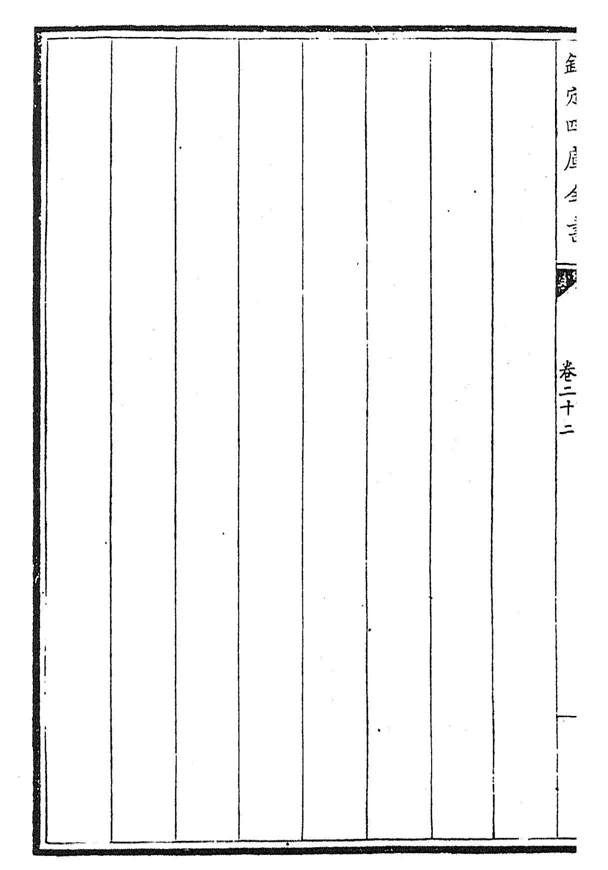
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己勸農非農者也帝耤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

臣謹按古聖王之敬天勤民也每以農事為兢兢故一歲之中有祈有報有耕有藏莫不慎重周詳垂為盛典誠以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而孟春建寅之月土膏初動尤農事之所肇興此祈穀耕耤之禮所以次第舉行必躬親之用

仰神麻而奠民命敬之至也臣嘗考春秋魯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傳以既耕而卜郊為非禮乃知啟蟄而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即孟春之祈穀于帝也郊而後耕即祈穀之繼以耕耤也鄭氏引此以見天者民之命而食者民之天其典至鉅其事相因均無敢忽耳且夫耤田以供粢盛季秋藏帝耤之收于神倉祇敬必飭古者祭祀必待親耕之穀不以他穀為祀穀梁傳曰天子親耕王后

親蠶非無良農紅女也以為他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巳自親者也而謂可不躬親之為天下游手惰業棄本逐末者勸哉至於耤之為義應劭云天子耕耤田千畝耤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云耤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而勸農胡瓚云耤蹈籍也以躬踐為義非假借之稱諸說不同要之躬耕為古今大典而借民力所治之田以躬親之為天下先上以備粢盛下以興農功皆聖王之盛

舉也是惟有敬天之心者乃克盡勤民之事有勤民之念者益以見敬天之誠故祈穀以為民也而必于帝則知致慶盈寧皆本佑助乎天噫嘻之章所以咏昭假也躬耕以承天也而名曰耤則知親歷隴畝無非借資乎民載芟之什所以咏其耘也與凡日必用其吉辰必擇其良不憚勤勞至周且悉苟非農事之廑念者甚深安能盛典之舉行大備如是哉



禮記

聘名士禮賢者

編修臣任端書

臣謹按月令一篇或曰成於呂不韋後世儒者多疑之宋陳暘以為聘名士禮賢者隨時可行不必正月而始舉其事著以為令也臣嘗詳攷其旨古者布政必順乎天地之氣而合其理是故刑威施於秋冬慶賞施於春夏此二者固慶賞之大端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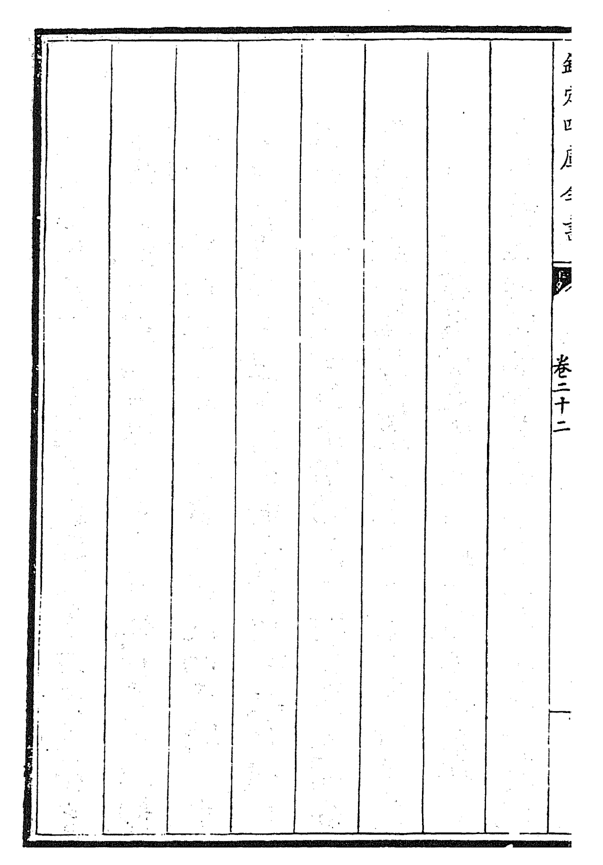
方春而奉行之無疑也在易正月為三陽之卦泰卦也自此而同人自此而大壯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君臣交而志通象以著焉是以王者法之而布為憲令則名士之聘與賢者之加禮孰有宜於此時者乎漢王充曰才士者朝廷之鴻寶賢人者國家之雲雨鴻寶登則金玉聚而貲富不窮雲雨盛則潤澤多而被物斯廣故聖王在上欲使天下治安社稷長久未有不勤勤於此者也今夫賢士之

伏於蓬茅猶珠玉之藏於山澤求珠者必於赤水之中採玉者必於崑山之内彼士之與賢抱道自重不求聞達簞瓢陋巷樂在其中蓬戶桑樞鳴琴在室其蕭條寂寞之況行自甘焉初不計上之聘與禮否也故逸詩有曰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槁於野夫使抱德之人懷奇之彥含章不耀韞彩勿呈托泉石以深藏處山林而終老若是者聖王所甚念也於是春日

始和命使者飾安蒲束帛加璧往貢幽巖尺一賜書褒稱素履彰虛已之美節宏側席之高風聘以當官共斯天位加之崇尚用懋人倫方使朝廷得之以為榮四海聞之而景慕其在書曰野無遺賢又曰俊民用章用此道耳由是觀之古之聖王思聞至論則企賭英人欲求共治則殷翹哲乂故雖朝已師師士皆濟濟而胥靡版築尚惟肖以旁求渭水持竿命後車而共載人君欲為天下計治安

社稷謀長久其亦順天地之氣以行慶賞之政而

可哉



禮記

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監察御史臣胡寶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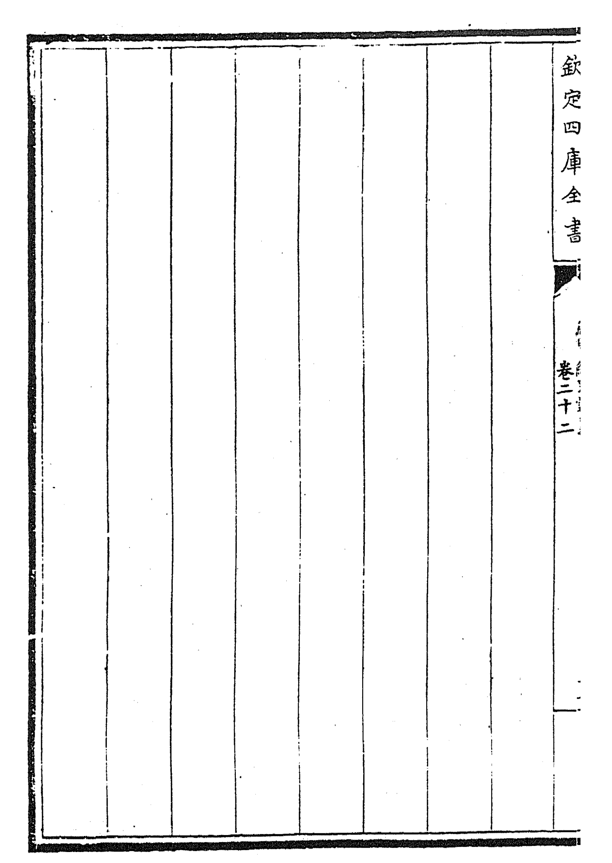
臣謹按帝王體國經野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所以為小民裕衣食之源者至詳且悉是以既務農功必兼理蠶事治田之法即有樹桑之政書曰桑土既蠶言水土平而可就蠶桑也詩曰爰求柔桑又曰蠶月條桑豳風之言農事詳矣而於蠶桑亦必

備述其始末至衛文公營立宫室卜吉允臧亦曰降觀于桑以其地勢宜桑乃可以居民遂命倌人勤桑田之駕盖昔之聖君賢侯莫不於此加意焉而禮經遂著為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野虞者主田及山林之官桑為東方神木柘亦桑屬皆蠶之所食當蠶將生之時司其事者先禁民戕伐恐其有妨蠶食而愛之重之也當是時鳴鳩則拂其羽戴勝則降于桑物之應候而至者隨耳目

之所遇咸足以策其心力之勤其亦布穀催耕之意歟於此可以知天時焉可以審地利焉可以觀物理焉皆所以勸人功也蠶事漸近而天時已至矣地利方興矣望嘉植之向榮聽禽聲之在樹細推物理如告以女紅之伊始焉一時井里之閒胥勤勤於本務其淳樸之風太平之象不誠可繪哉夫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凡為政者孰不念桑柘之利與稼穡同功然知蠶之人南北各殊養蠶之地

古今亦異豈其事之不可盡興哉亦在親民之官善於勸課而已考魏書食貨志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種桑五十樹宋史太祖建隆時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者止輸舊租伐桑棗為薪者有罪此即野虞毋伐之遺意所以廣植桑之利也然南史羅研傳又謂研為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惟善為化導則民受其益而行之無實民亦苦其弊

果得良有司以勸諭之使民自獲其利而欣然樂從則天時可乘地利可資動植有咸若之休織紝無怠棄之業斯衣食之本裕而永享乎樂利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禮記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給事中臣鍾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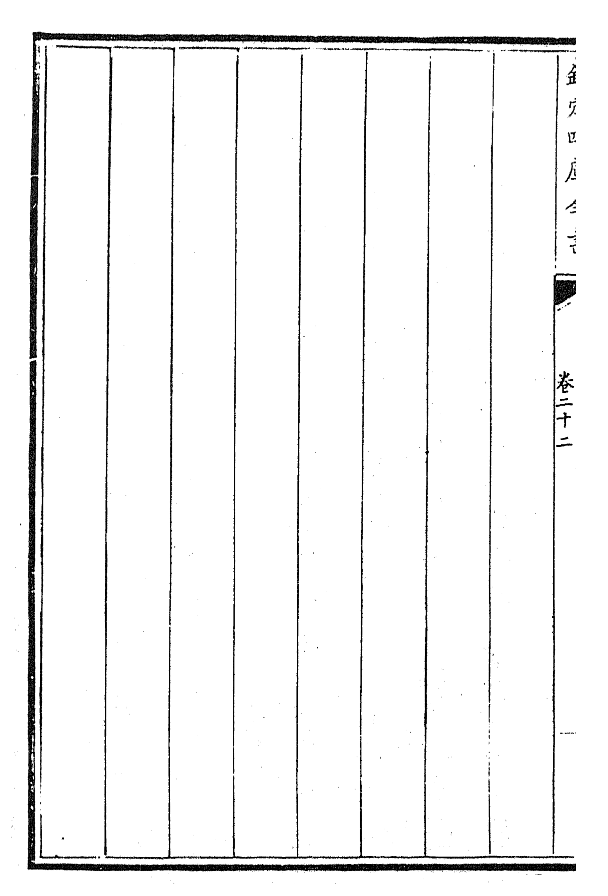
臣謹按食者民之天農者食之本先王念農事之甚重既以元日祈穀於上帝矣又親載耒耜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矣又命田舍東郊以教道民矣迨至孟夏之月田功日盛民之趨於田疇者

勞苦亦倍至天子於此豈不欲親履畎畝進農夫而告之以時不可失率作之不可以怠訓之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然而田園縣鄙之間勢不能以遍及也於是外官則命野虞内官則命司徒野虞習知田事郊外田原之地所宜出行者也司徒掌地官郊内縣鄙之地所宜循行者也先是下令於民曰凡爾農夫各舉爾趾各服爾耕土不備墾是謂棄地其有禁室有懸耜是謂廢業其有禁而

由是勞之以獎其勞勸之以趨其功勉之以作其勤戒其惰凡若此者非好為此勞勞也荀卿有曰追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又曰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然則時其可失乎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故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然則可使暫休于都乎夫力田之事在下而董民之責在上考之周禮教稼穡則有遂人巡稼穡則有遂師簡稼器修稼政則有遂大夫至合耦於耡與夫趨

其耕耨則有鄰長有里宰而縣正之官又有以趣其稼事而誅賞之先王為農設官既詳且盡若此乃月令之篇則有野虞司徒以崇獎勸勵之宜其上下相親日周旋於耰鋤襏襫之間民用罔不震動恪恭於農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上下親愛之意藹然可見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則命之以盡心勸課意更何如其肫摯也後世非無巡農之官

而或視為具文或無以宣上德意欲以興田功而洽民情難矣然則巡行勸課使地無遺利民無遺力日相習於勤勞而幾忘其督率者不在乎實意之流通也哉



禮記

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監察御史臣胡寶瑔

陳澔集說勉其興作於田野之內禁其休息於都邑之間皆恐其失農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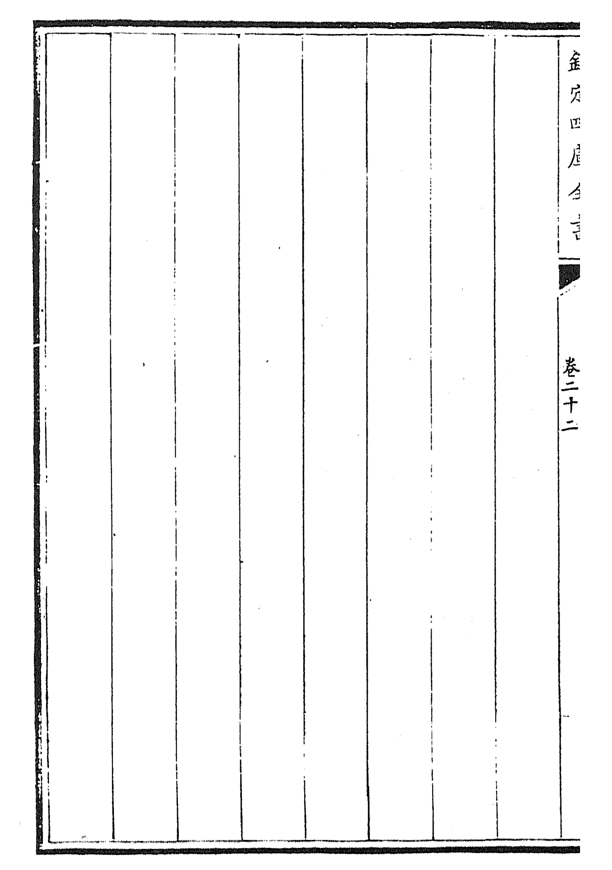
臣謹按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惟本實既裕則民生日遂而稼穡為實其自養之道不窮此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所以開蕃殖之始廣阜育之源者誠莫

大於農政矣夫農天下之本也炎帝興耒耨之教
軒轅肇畫井之功唐虞之世播種樹藝烝民乃粒
而萬世永賴焉至於無逸豳風詩書所載其言農
事者甚悉三代聖王知興化致治政在養民而養
民之道必以服田力穡為先務故當耕作之時勸
於勸相使之力諸原而勿休於邑其重農貴粟之
意無有加於此者而禮經於孟夏之月遂著為令
曰命農勉作勸服勤也曰毋休於都戒游惰也勸

與戒交致農職於是乎益詳故周官之制旅師省耕遂師巡野載師徵惰民縣正定賞罰司其事者日與小民相接於田野之間督率獎勸之方可謂備矣誠講明而力行之以此為教民豈猶有自惜其力者乎漢時每勑有司以農為務且置大司農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課桑天下安樂戶口綦盛焉一時循吏如龔遂黃霸名信臣杜詩輩皆以勸課致民殷富唐擇明識通方之臣持節勞徠宋

亦有農師勸農使元則分布勸農官巡行郡邑皆古之遺風也蓋天子躬耕帝耤既已率先天下至於遣諭計吏少府水衡各置農官而刺史之行部又復鄉亭有勸載鋤耒於軺軒親芸穫於隴畝下觀而化民自知勤也使良有司能通此意而不視為具文勤宣上德親課其民其於農事豈僅小補而已哉且夫天時有生也地利有養也天時不能無愆伏而地利之高下肥瘠亦互異故必人功盡

而天地之澤可以資其有餘并可以補其不足所謂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其增減之在人者不可以天時地利為辭惟貴於人之能盡其力耳經所為勉其興作禁其休息欲民之務本也誠足為後世言農政者之所取法歟



禮記

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侍講學士臣任啟運

高誘曰陰氣萎蕤在下如主人陽氣尊重如賓客陰氣始起於下陽氣強盖其上故爭爭故必靜以安之

鄭康成曰節耆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晏安也陰稱安

孔穎達曰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士齊戒所以敬導萌陰也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干陰也歌樂華麗之事為助陰故止之既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亦為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凡此清静止息之事皆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

方慤曰止聲色欲其視聽之專毋進御女以解緩

之時慮搖其精也薄滋味毋致和恐昏憒其志意也者發於外欲動乎内皆主乎心故節耆欲乃以定心氣静事毋刑不欲動而有為也

徐師曾曰若此者正以天地之氣順則和和則致祥競則逆逆則生咎故謹於内外皆以正定晏陰而至於成不使微陰侵身而生疾侵陽以致災此順時致和之道也

臣謹按蕤賓之義是時純乾陽德方盛微陰始生

似陽為主而陰為客而先儒皆謂陰主而陽客者
蓋陰既生而在内則在内者主而在外者客有必
然之勢矣國語曰安静神人獻酬交酢也蓋陰之
性柔而善下能順能悦陽見其柔順可親歡然酬
酢似相得之晚而不知由此以前自復而臨而泰
然後大壯大之壯也如是其難即至於夬而猶孚
號有厲即至純乾而猶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若是乎
其難也乃甫一姤而易已言女壯矣陰之壯也如

是其易故古語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墜吾心理欲之幾賢奸進退之界國家治亂興衰之故皆隱於至微遷於不覺甚可危也甚可懼也君子以一心之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要不外於齊戒兩字盡之齊也者湛然虛明無一物之得攖吾寧也戒也者惕然儆懼無一刻之敢或戲渝也月令於仲冬仲夏兩言齊戒仲冬陽之始也所謂於復見天地之心也仲夏陰之始也所謂於姤見柔之遇剛也君

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何時不齊戒何地不齊戒
而於此兩言之者隂陽之始善惡之幾也中庸言
莫見乎隠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此之謂也
而於仲冬言去聲色禁耆欲於仲夏言止聲色節
耆欲似於不必盡去之禁之者非寛之也葢是時
乾德全盛陽德方隆焉日中則昃而此未見其昃
也月盈則食而此未見其食也驟而語之以聲色
必去耆欲必禁似非人情然而曰止曰節已若怵

乎為戒者其詞若寬而意深切矣葢天地之道有陽不能無陰而此耳目口鼻之欲亦人所不能無也然天命之理藏於心而耳目口鼻之欲乘乎氣合心與氣以為身心者氣之帥氣者身之充而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心足以帥氣則足以檢身而理天下國家之本立矣故定吾心乃所以定吾氣也定吾氣乃所以安吾身也今夫心萬物之鑑萬事之衡也鑑空而後物無不照焉微塵集之而鑑

已不空矣衡虛而後事無不平焉燥濕移之而衡已不虛矣聲色耆欲滋味皆所以塵吾鑑而移吾衡也偶一即之曰是何傷誠無傷也偶一快意曰是何害誠無害也譬之洪罏而點雪焉豈慮其滅譬之巨木而加一斧焉豈懼其撥然而不可不懼也始者微陰之始也而易曰女壯矣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甚危乎其始凝也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甚懼乎其先集也浸假而聲之悦

吾耳者沓而來浸假而色之悦吾目者踵而至浸假而滋味之適吾口者紛而集我於此能不留乎能不逐物而化於物乎故曰止之危乎其不復能止也曰節之危乎其不能復節也又况聲之來必有進是聲者色之來必有進是色者滋味之來必有供是滋味者必爭曰是何傷是何害且必曰非如是不足以怡情適性而愛養其身非如是愛養其身安得精神以理家國天下之繁任天下國家

之重所謂其言大甘其中大苦者不可不察也葢陰之性善下若最有禮者莫如之其用以柔若最適吾意者莫如之然始而窺其欲繼而中其欲又繼而逢其欲而着欲遂無能復節矣又况陰得其志且假陽之勢竊陽之權駸駸乎堅氷之至哉君子之齊戒也於聲色之來怵然若驚曰此伐性之斧斤乎於滋味之至惕然若懼曰此晏安之酖毒乎常以道心為吾身之主而人心之動於氣者皆

退聽焉則陰陽不至於爭而生理常存而命自我立矣至於百官亦戒以静事而毋刑益天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率乃祖攸行益陽主動陰主静陽動而妄則陰慝乘之而作故凡國家之多故未有不由於喜事者也其曰毋刑者陽為德陰為刑董子言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功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虚不用之處此以見天之任德

不任刑也如是則養吾身之太和并養天下於太和而陰之生者不惟不足以害陽而反足以助陽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其道應不外此如此則乾德統天陰雖浸長而陰止足以為陽之助不敢為陽之敵豐之彖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子曰王假之尚大也言王者尚陽之大則陽常為主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言王心無欲常如日之中則中天之治且萬世無疆矣

禮記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静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檢討臣程恂

鄭康成注微陰扶精不可散也晏安也陰稱安孔頴達疏齊戒所以敬導萌陰也自齊戒至無刑皆是清淨止息之事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

臣謹按臣聞天有六氣而陰陽為之本春作夏長陽也陽極午中一陰迺生十二辟卦以姤當夏至六日七分董仲舒言陽得陰之助以成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則自夏至六日七分始也以天地之氣騐之春則和煦在外而地中尚温夏則炎燠在外而地中始寒然必陰生於中然後陽極於外故夏至十五日而温風至又十日而土潤溽暑傳曰夏無伏陰言陰氣上搏斯陽氣畢達也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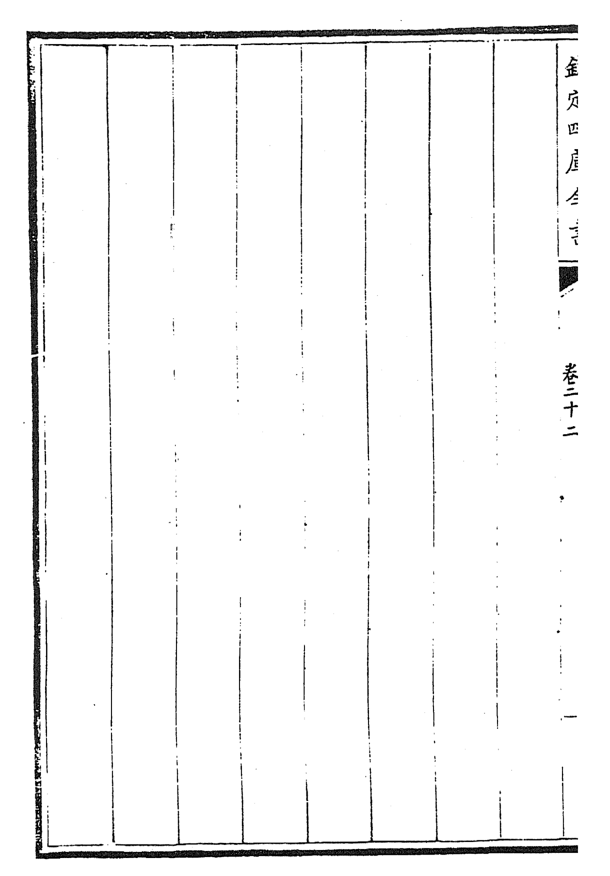
夫人身一天地也冬則中實其脈石夏則中虛其脈洪中虛者陰生於中之象也陰之性靜而其始生也柔靜則可以扶陽之精而植其根荄柔則不勝夫耆欲之攻而趣歸銷散故使陰時出佐陽而有功必先廉固節嗇以保此萌陰使日即於翕聚充實而後有以合乎陽而為之助是以月令仲夏之月條君子齊戒之事視仲冬不啻加詳焉臣繹鄭注之意微精之生以扶陽精故不可使散也陰

稱安猶陽稱壯也又繹孔疏釋經之意居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干陰也歌舞華麗之事為助陰故止之也女御不進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自齊戒至無刑皆清静止息之事所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而已陰之所成謂陽也元臣吳澄亦曰内而掩身外而静事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微陰使漸至完成而無所虧傷是也陳澔主扶陽抑陰之説謂夏至之陰猶微陰微則盛陽未至

於甚傷故但言節耆欲冬至之陰猶盛陰盛則微陽當在於善保故直言禁耆欲其說似鑿又曰夏至舉陰事則是助陰抑陽也故止静不行以備陰疾是謂陰生雖微總不當助非禮意矣夫月令之意正謂夏至微陰初萌感陽而生者得陰而成聖人於此敬導萌陰使正定於中以輔陽而成功非助陰抑陽也助陰正以助陽也知仲冬之月齊戒掩身諸事皆為安養微陽則仲夏之月齊戒以下

略無異文其為敬導萌陰又無疑也所以然者陰陽之精互藏其宅陰陽之氣循環迭至以人身而論血陰而氣陽交滋互養則諧暢而多壽非有畸輕畸重之分也又如六腑屬陽而五藏屬陰陰性易於虧損難於充盈尤以滋養生息為貴豈可以助陰抑陽訾之哉更如姤之象辭以勿用取女明示抑陰之意而聖人論卦之體則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究非助陰而抑陽也月令仲冬仲夏皆曰

陰陽爭亦曰陰方盛而陽欲起陽方盛而陰欲起云爾陽極陰生亦即品物咸章之義此與履霜之惕金柅之戒同歸而殊塗當求之法象之自然而得之也夫食味別聲被色聖人之同乎人也順其時中其節聖人之應乎天也然則齊戒以神明其德者聖人事天之全功而月令獨於二至著其文正以陰陽萌動之初當正定以安養之耳臣熟復諸儒義疏竊以鄭孔吳澄之說為得禮意云



禮記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編修臣羅暹春

臣謹按月令一書王者因天之制也於季冬之月諄諄於國典時令者蓋事必籌於未事之先政必謀於立政之始其因時而制宜者乃其所以體天而出治者也夫日往月來天之健行而不已者原

有日新之勢聖人則之生者因之以生成者因之以成有一時則有一時之政雖其政已行而先事圖維又何嘗不兢兢焉以求其後此之宜乎季冬之月歲將更始其經營於一歲之中者固已告厥成功而來歲或有不同者不可不於季冬審之經之所謂國典者即周禮之所謂六典是也治典者冢宰之職教典者司徒之職禮典者宗伯之職政典者司馬之職刑典者司寇之職事典者司空之

職其經國之大綱致治之條目無不備具所頼一人垂裳握其樞以運之也而民事不齊其間之或煩而或簡者必調和而飭正之則來歲之所頒乃推行而各當此人事之不同者也其所謂時令者天體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少遲月行尤遲其間之參差而不一者固歲歲皆然由積累而致之也而季冬之月必有以論之者益來歲之時令各殊則來歲之寒燠亦異寒燠既異而農功之

先後以及政令之緩急又宜詳察而審定焉此又因天時之不同而斟酌以待之者也然則寒暑推遷者天道生物之功自强不息者聖人法天之用當四序既成之日猶與公卿大夫詳求焉思所以待之則天時運於上人事推於下來歲之所以經邦國理萬民者固已綱舉目張而政無不立治無不成合上下同流而無毫髪未盡之憾矣臣故曰月令一書王者因天之制也

禮記

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陳澔曰此承上章言政之事

臣謹按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王者父

天母地而子萬民鬼神為之憑依焉氣機之黙孚
根於性命而禮樂富教其顯焉者也上章言政本
於天即董子道之大原出於天之意此章言天德
與王道本同條而共貫天與地偶其益無方降衷
於民厥有恒性聖人允執厥中以為盡性至命之
本由是盡人物之性致人物之命於以成位乎中
並列而為三焉其敷而為政凡仁義興作制度亦
極變化而不可測矣而皆由祖廟山川五祀而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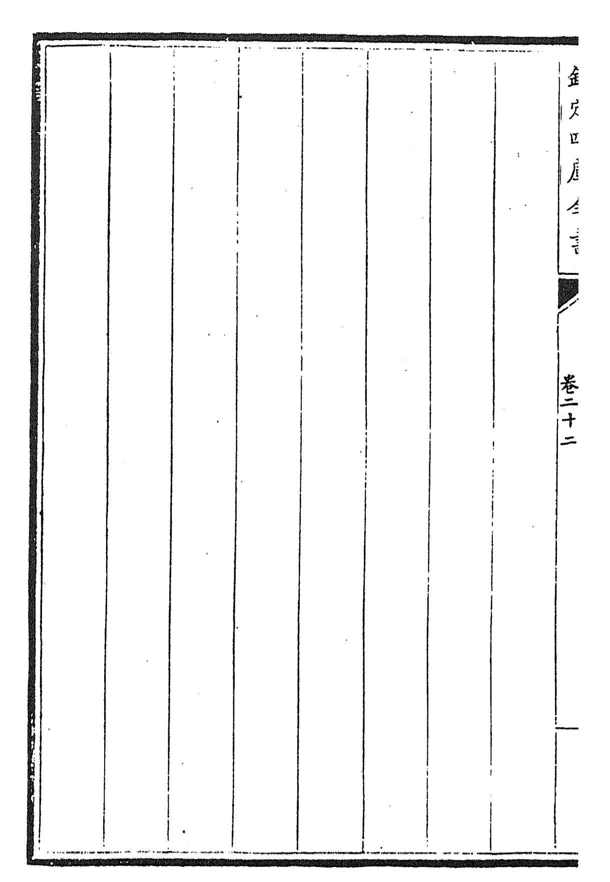
之易曰成變化而行鬼神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是觀之聖人儗並鬼神正所以參贊天地此葢持乎政之原善乎政之用而使之綱紀燦陳以克協宗子之任陰陽之司也天子建中和之極必以禮樂為首務葢天地鬼神之所存上下設其象幽明鼓其機其彌綸而不可遺者一經禮之三百也其散見而不可象者一曲禮之三千也聖人明以處之則所過者化而别等明恩秩

然其不淆矣天地鬼神之所樂交泰協其功合莫契其化其洋溢而顯諸仁者一萬民之遂生也其保合而藏諸用者一萬民之復性也聖人默以玩之則所存者神而綏來動和暢然其畢達矣此富教之任所由起而其要蓋自有本焉彼四時運化天所生也百貨流行地所生也人亦資始於天資生於地而父實生之人亦宜效乎天宜法乎地而師實教之惟君人者承天覆地載之任父乎天下

之赤子師乎萬世之屯蒙稍有偏私治道以歉故王道以正為主政者正也誠得其正而用之則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心正而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由是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所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養生送死而教學明倫者皆為鬼神之所黙契又何一之不臻其極哉雖然過中者必失正近功速效皆過而失中非純王之上理也是以王道大中而至正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凡處事之得其正必由於不偏不倚能用其中乃立於無過之地而克建乎皇極耳非弟謹身寡過之謂也中庸之言中其義詳矣至王天下有三重歸於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乾九五之剛健中正大人之學也孔子稱其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以是知議禮制度考文即此治政而處所存玩所樂之意也乾九五之中正即此以正用而立於無過之意也合而觀之庶見王

道之極則歟



禮記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侍講臣彭啓豐

延平周諝曰天子之於事則無為而其所有為者言動而已

臣謹按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葢今起居之本漢武帝有禁中起居後漢撰明帝起居注自魏至晉則著作掌之唐六典有起居郎二人上掌天子

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屬門下省又有起居舍人二人上掌天子之制誥德音以修紀言之史屬中書省宋沿唐制起居郎與舍人皆不典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居注凡二人朝會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更番遞直於崇政邇英殿明初起居注為專官隆萬以後乃歸之史官至今因之夫人君動為世道言為世法當其恭巳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本無待監史箴規而後心存警惕然

自盤銘言日新丹書陳敬勝怠則為卷阿之矢音
衰則有祈招之進諫伺厥起居編諸簡牘非徒誇
記載之詳備而已唐臣杜正倫云臣職當修起居
注不敢不盡其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
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也由是思之自動作
燕閒以至班朝蒞官既恐以怠忽偶萌者淆宥密
之原又慮有非禮勿籍者為盛德之累此則古來
設監佐史之微意也昔貞觀注記稱為畢備太宗

欲觀記録何事褚遂良不與君明臣直於此可鑑自唐宋以來慎重兹選所謂當用第一流者豈徒備員而已哉密邇德音陪侍經幄常願聖心湛然終始如一王猷允塞日盛月新凡有言動之嫩懿炳然與星日為昭而足垂千秋之彜訓則載筆之光榮即遭逢之至幸也内返臣心惟以夙夜匪懈者積誠感動因事敷陳庶如古者兼知諫院之職並効拾遺補闕之忠而不徒存撰述之空名矣

禮記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編修臣程景伊

臣謹按禮儀三百皆垂範於躬修而玉藻一篇尤致嚴於言動凡以尊居人上視效攸關位在德元聽瞻所係必纖毫之不忒乃聞望之兼隆然而崇高實多自便之虞而聖哲亦有無心之過或容儀偶失而一嚬一笑播於四方或風旨微愆而如綍

如綸傳之千里鶴鳴聞野既有實以畢彰草偃從
風亦其機之甚速惟尊崇之莫抗故瑕纇之常滋
與其貽悔於方來不若設防於未事聿稽往牒特
置專官分左右而各畀乃司合言動而並書於簡
相沿勿替振古如茲載考經文非無深意葢因人
以戒乎已則法宮之抑戒必深制外以養其中而
聖性之中和益懋凡屬難施於載筆自將弗蹈於
云為誠所以消過於無形而塞違於未兆者也較

之風聲既著乃為白簡之爭形迹已成始效彤廷之諫其為事有後先之别而用力有順逆之殊洵黼扆之良規實古今之善制臣敬誦其辭深思其旨竊惟制動之道在於未動戒懼於不覩不聞之頃則敬以直内而動之源清矣慎言之道在於未言齋祓於無聲無臭之中則志能御氣而言之本端矣是其操存涵養之方雖不必盡資於臣職而檢制防閑之力實足以大助於宸修其大端可約

舉而知而要義必推詳而見昔宋臣范祖禹有言人主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常享天下之奉葢愛君之篤每憂明聖之偶虧而獻日之愚不覺芻蕘之甚陋敬倣盤盂之誡恭陳左右之銘極知抒末煦於前編爝光有限秖以矢微忱於小草葵向無窮銘曰穆穆皇躬下土之式端冕垂裳臣民仰極顒顒卬卬四方為則慎乃起居罔有不飭凡動之道貴惟厥時幾微稍縱咎即隨

之緬彼哲王兢業自持立之左史記載是司毋曰予聖動無不吉在昔有言一人三失毋曰予貴動輒隨心居高可畏履薄臨深邃宇深沉重扃奧窔聖人居之儼如廊廟杜彼非幾謹茲宴笑大廷赫奕前殿尊嚴聖人履之常抱撝謙正其袺襘尊乃視瞻玉軑翠華入蹕出警茍非其時弗驅以騁星旗雲罕析羽垂旄茍非其事弗遊以遨允克若時動容中禮如玉如金可法可紀是惟勿書書則盛

美敬為此銘敢告左史以上左銘

洋洋聖謨綸綍以宣民聽匪遙遠邇爭傳禁其躁妄迺保靜專非禮非法舍曰無然出好興戎罔不惟口易誠昭彰括囊无咎宣聖有訓言無所苟緊古哲王載言在右寧尚其簡勿尚其多惟多則敗雖悔如何寧尚其質勿尚其縟惟縟則支名愆莫贖細旃廣廈宣諭臣僚庶尹咸在屏息而朝慎乃出話德音孔昭鳳詔鸞書播告寰宇萬國承流式

歌且舞敬茲渙汗聲教用普寬嚴互迪旨貴得中勿因喜怒而紊厥衷前後數陳義宜盡一勿以煩多而歧所出慎此以往欽哉訓辭十行一札靡不可思傳諸奕禩典誥同垂右史識之葑菲無遺以上

右銘

禮記

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

編修臣邱柱

臣謹按天下有人材而後有治功有學術而後有人材朝廷日求賢以敷治而士每不足副其所求蓋學術疎而其所挾持者無具也是在教之得其道而已古聖王所以教士者周禮王制載之備矣

學記復序其節次而要之於大成曰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甚哉其言之切也今夫百家九流偏長曲藝皆必習之專攻之久而後可以成其業而况為治者禮樂兵刑田户賦役之類其事至繁而所關甚鉅是豈可以素所不習之人而嘗試之歟聖門如子羔夫子猶患其未學誠慎之也曾鞏嘗言古之人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

四海之業萬世之策皆得乃所謂知類通達者乎雖然天下又有能言之士一旦身當其任遲疑顧慮而一籌莫展者矣朱子曰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古之君子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益強立不反而後得乎知類通達之用也故曰大成也由是升之於朝授之以職遇一事則心知其理出一令則吏服其明我之施於民者有

批郤導窾之能民之感於我者有響應景從之樂故曰化民易俗而近說遠懷此事之還至而立有效者也三代以後教士之術漸疎而為學者猶能切於當時之務故兩漢唐宋之世處則為通儒出則為名臣者代不乏人傳之史冊迨士習益卑相率而趨於文藝而學術不堪問矣詩書禮樂僅襲其糟粕之空言錢穀簿書羣笑為風塵之俗務及其獲一第授一官也刑名案牘觸目茫然即間有

才識之異於衆者亦惟奉行成法茍無大過足矣安望其化民易俗乎哉馬端臨曰所教非所用所用非所教葢儒術敝而吏治未有能善者自然之理也夫三代以後教士之善者莫如宋胡瑗之經義治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二者即知類通達之遺意也然行其法者無取乎名而務求其實誠使始於國學達之鄉校慎擇其師長嚴定其科條按時而稽

考之即以是為登進焉將見四海嚮風爭自礪其學術以為世用何患人材之不廣而治功之不登於上理乎

禮記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檢討臣李金臺

臣謹按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設庠序以教於郡邑立大學以教於國中誠以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人材成而風俗美也是故學校者賢士之所關王政之本原

聖王興大學以養天下之士所為尊崇道藝而鼓勵心志者已端於進學之初學記有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祭用菜者歐陽修謂為弟子見師之贄竊意菜即蘋藻之屬義取其潔示學者當明潔其心志云爾至宵雅肄三官其始者舊註謂以居官受任之美誘喻其初志或疑初學之時不當誘以功利之說不知誘喻云者朱子謂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入學之始便教他為忠臣孝子嘉賓賢

臣故以此三詩使之抑揚反覆玩其音趣以興起其勸勉效法之思而又慮夫亢厲之氣不可以從事於學因於入學時鼓以發篋中之篇籍螽鼓聲讙讙以動衆又能消人高亢之心使有巽以入之之志說命所稱惟學孫志者也夫先王立學重之於始事而鼓舞之多方凡以納之軌物澤之風雅俾登之於朝而授之以事者罔不各盡其分是以人材成就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

此學校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善乎呂祖謙之言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羣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事親事君當以何者為法希賢希聖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旨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者也昔漢崇尚儒術而賈董匡劉諸人皆以經學湛深為儒臣之冠餘如文翁之

學見於成都延壽之學見於潁川俱能以經術飾吏治者其後伏處之士若王烈受經於仲弓郭泰翹材於太學或以德行化其鄉人或以風節厲其儕俗亦不失為經明行修之彥然則人材之成風俗之美固勸學造士之明效大驗而唐虞教胄成周辟雍之化俱可於此焉進求之矣

禮記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編修臣宋邦綏

孔頴達曰此一節論教得理則教興也

臣謹按聖王在上将欲盡天下之士而陶成其德藝以興其行其意至無窮而道葢有在也取其秀

民加之造就立辟廱於國中而下逮黨庠術序無非學者是以一時人才茂興而朝廷獲收其用然而學既設矣至其教之之法又不可不講之詳而制之備必備且詳而後教者有所施學者有所循及其成功彬彬然郁郁然莫不材具而器通易曰先王以教思無窮董仲舒曰設庠序以教於邑設太學以教於國而鐘鼓管絃之聲四達者此物此志也至論其教之之法最為詳且備者莫如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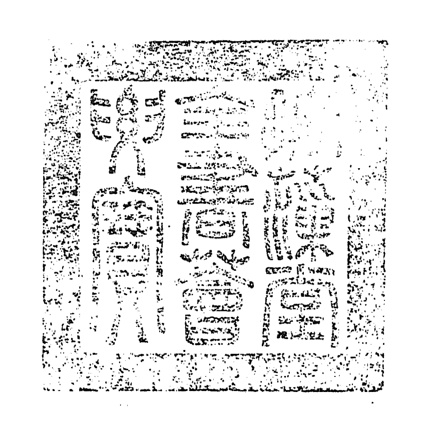
之文矣其辭有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旨哉說乎葢人性皆善而氣質不能不偏偏者所發往往戾於道而拂於性故必及其未發而禁之而為之制防易所謂豶豕之牙揚雄所謂鞏童牛之角必皆於其始而制之使有所不敢是以馴馬伏焉久而遂安則習與性成而即聖人蒙以養正閑邪存誠之本也凡物莫不有時而學者功有精粗淺深

之不齊時不至苟欲語之深而不可也即欲語之精而不知也傳曰聖人不先時不後時管子曰時不至不可强成今夫耕者以春耘者以夏假使冬而耕之春而耘之雖后稷之神明不能以成稼穡故時不可不講而教者於學者尤必以其時也學者之患又每在志欲速成而天下固無速成之學也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

能安禮言進必有序也使失其序則節必乖節乖而學之功紊功紊而欲學之有成難矣在易之巽曰微而善入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也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所謂相觀而善者益於此有取焉爾管子之論編棧也曰以直木傅曲木則直者無所施矣以曲木傅直木則曲者亦無所施矣夫物兩相規益之謂摩益人必相觀而後善

不善見焉必相摩而後可去其不善以至于善焉凡此四者教人之法已備是以古者人材皆出于太學而國之收其用者常多誠使推而行之自國子之學以及四方州縣之學宮凡教士者一以是為準將見材全德備而濟濟有成菁莪棫樸之盛遍於天下矣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貢生臣王嘉稷